

那莲

那禅

那光阴

雪小禅
作品



雪小禅

十五年散文精粹
最新修订版

琴棋书画诗酒花，
柴米油盐酱醋茶。



好光阴都在生活里，
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写。
直至老去。



所以，欢喜。
所以，慈悲。



雪小禅
作品

那
光
阴

那
禅

那
莲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那莲那禅那光阴 / 雪小禅著. —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5.4

ISBN 978-7-5063-7985-4

I. ①那… II. ①雪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091681号

那莲那禅那光阴

作 者: 雪小禅 著

责任编辑: 张 平

装帧设计: 蔡小波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北京嘉业印刷厂

成品尺寸: 145 × 210

字 数: 150千

印 张: 9

版 次: 2015年6月第1版

印 次: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7985-4

定 价: 29.80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自序

慈悲喜舍

至少有五年时光了吧——我放弃了电脑。放弃的原因是因为眼睛。多年的写作，电脑的光刺激了眼睛，有很长时间，我去各个城市的眼科医院看眼睛。我得了干眼症。干眼症困扰了我，我不能用电脑，不能看电视，甚至很长时间放弃了用手机。我想去学开车，可是，我怕光……

仿佛，我失去了写作和生活的乐趣。

有一段时间我是急躁的、焦虑的，不用电脑怎么行？不看电视了是多么心慌……慢慢地，我慢了下来。

我开始恢复手写。少时习过书法，便用小楷写在红格的宣纸上。电视自然是不再看了，后来家里干脆没有了电视，因为眼睛不好，也就不再去学开车，光阴好像回到八十年代——无意之间我与这个时代保持了距离。而内心的张力却大了，精神强度却有了，文字，自然有了从未有过的温度和光泽。

这种生活，有了磅礴，也有了丰沛。而心的格局，更加谦卑诚恳。我把光阴之花赋予了气度与光芒，在低眉之间，把一朵空灵、拙朴之花别在了自己的衣襟上。

五年，手写了很多手卷，堆起来有厚厚一摞了。五年，画了许多小画，居然有模有样了……你要的时候，多少人劝你放下你亦放不下；你

不要的时候，该属于你的自然会来——一切皆是上天的美意。

《那莲那禅那光阴》是我销售最好的一本书。在初版的时候就不断加印，并登上过各种畅销书的排行榜……我暗自欢喜。却感谢时光无意间赠予了我宝盒。我以为的最坏原来是放下，是真意，是那谦卑与诚恳的生活之邀。

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几乎一个字不再写，世界各地行走、画画、听戏、泡一壶陈年普洱、听风、听琴、唱戏，赏心三两，把酒言诗……好光阴可以慢慢地浪费掉，有什么好急呢，生活本身是最大的修行，有了定数和天意，一个人，自渡彼岸。

书名无意间有了悠远的禅意。那年早春，我去厦门南普陀，看到菩提树下有小花绽放着，心里便极喜——我就是那其中一朵小花呢，慈悲喜舍，心里开着一朵朵的莲花，在好光阴中感念着一杯茶、一簞羹、一袭衫、一个人的禅意。

琴棋书画诗酒花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好光阴都在生活里，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写。直至老去。

所以，欢喜。所以，慈悲。

是为《那莲那禅那光阴》再版序。

2015年4月3日

自序
慈悲喜舍 I

第一章
突然的莲花



目 录

- 003 那莲那禅那光阴
- 007 突然的莲花
- 011 与自己独处的时候
- 015 惰性气体
- 019 气象
- 023 小奴家
- 028 食物
- 031 辣
- 035 味道
- 039 像孔雀一样唯美
- 043 烟花烧
- 047 轻

- 051 俗世妙人
- 056 生活帖
- 060 清空
- 065 异域
- 067 幽深

第二章 一个人的村庄

- 071 一个人的村庄
- 077 懒画眉
- 081 行散
- 084 枯坐
- 088 清远深美
- 092 人书俱老
- 096 妖言
- 104 野火逆风而行
- 109 一只叫爱情的猫
- 113 陌生
- 117 鱼的孤独

第三章 那些野生的树

- 123 大红袍
- 127 铁观音：一半海水，一半火焰
- 131 植物
- 137 菖蒲
- 141 铁线蕨
- 144 羊齿植物
- 146 那些野生的树
- 150 原来，你叫蜀葵
- 155 幽兰
- 159 世有桃花
- 163 芦花如雪
- 167 菊：黯淡的微凉
- 171 兰：清幽之心
- 175 昙花：倔强之美
- 178 看取莲花净
- 182 春晓
- 186 春天里
- 190 残荷
- 195 清远深美的秋天
- 199 听雪
- 203 雪在烧

第四章 那一场绝美的寂寂

- 209 甲骨文
- 213 瘦金体
- 217 狂草：笑为花开，花因笑发
- 220 篆书：烟雾缭绕
- 224 笛子：杏花春影里的寂寞声声
- 229 是的，吉他
- 233 老磁带
- 237 胭脂
- 241 陶
- 245 双城记
- 252 青海湖：心底的一滴蓝眼泪
- 258 西宁：凉夏之都
- 262 苏州：雄性亦跌宕
- 266 长沙：兵器凛凛
- 270 那灰色的石家庄呀
- 274 天津卫：江湖老大
- 278 写作是什么

第一章

突然的莲花



你心里，要，有，一朵，莲花。

微微一震。转而嫣然。

那朵莲花，要经了风雨，要经了伤害。

然后，依然傲然。

然后，依然带着跋扈的清凉。

有些女子，一出生就老了，
有些老，无可救药。

那莲那禅那光阴

很多年前，真的，很多年前。不过十五六岁，一个人去霸州文化馆看书，那里有很多期刊，《人民文学》《收获》《大众电影》，哦，对了，那时叫霸县。

那时的霸县是一个散发着非常纯朴味道的小城，有着一种老棉布被阳光晒出的尘土味道。街上有为数不多的拖拉机经过，还有牛车，马车……牛粪和马粪的味道非常热烈。小城散漫的气息回味在多年后我的记忆中，挥之不去，绿瘦红肥地刻在了脑子里。夜深忽梦少年事，仍旧是老城的街道、城墙、散淡的人心……

那时还有很多很多认真的诗人和作家，当时文学非常热。谢烨就是那时爱上顾城的，他们在火车上相遇，相爱，然后顾城去了三次上海，然后他们又去了新西兰。

我看到他们在成都的一张照片，摄影师是肖全。顾城戴着帽子，谢烨

穿着那个年代最朴素的衣服，眼神干净地坐在顾城的前边。

而我，每个周末都蹲在文化馆的小屋里看书，看得天黑下来，一点一滴的光阴里，全是文字巨大的光环……那些白纸黑字，那些让我落泪的光阴。

文化馆里有一棵合欢树，只有一棵，遮天蔽日。有时我会在树下发呆——你信吗？有些忧郁是与生俱来的，有些格格不入也是与生俱来的。那华丽和清澈的半杯凉，扎根于一个少年的心中，再过多少年，依然如故。

晚上，会有一群人在文化馆唱戏，唱河北梆子《大登殿》、评剧《花为媒》……胡弦之声如裂帛一般，硬生生捅进心里，这些戏曲在一个少年的心里扎了根。

多年后我在中国戏曲学院任教，偶尔我会把头扭向窗外，那窗外有我的前缘吗？在十五六岁的时候，我与这些文字、戏曲相遇，自此，再也没有分开。

这是命中注定的相遇。

当年箫鼓，阵阵传来的悲欣，一样的楚楚。是何时开始，喜欢这些词：内敛、慈悲、宽厚、隐忍、清远深美、羞涩、清丽，与现世照样渐行渐远，格格不入。活在独自的世界里，慢慢修炼这一朵莲花，把它修成禅，修成光阴里别在胸襟的一朵蓝莲花。

也曾经沉沉，也曾经在最低谷的时候说：“如果我不当作家，也许比现在要幸福……我宁可只是一个普通女子。”弗里达说：“我以酗酒来淹没我的痛，谁知道我的痛却学会了游泳。”那些痛学会了游泳，但也看到

了水里的黄金——人生不经过历练，怎么可以看到黄金牡丹如莲花一样绽放？怎么可以了悟那十万残荷比盛开的荷要动人动情千倍？

也犹记得二十几岁了，没有电脑，每天在吃饭的桌子上用稿纸写啊写，手都写出了茧子，好几十本的日记。亦不投稿，亦没有名利心，单纯地喜欢着写作这件事。这段光阴，越让时光过滤越透露出难得的干净。到今天，居然最难忘却的就是这段时光。那时还和一个相投的朋友写信，一写几十页，吃喝拉撒，都是日常。我知道，正是那些日常，让文字才有了气象与格局，才有了后来的自己。

还记得很多个夜晚，一个人在小城的盐水河散步。

盐水河，那是霸州小城唯一的河，离我家极近。

很多个孤寂的晚上，一边走一边看着月光，年轻的时候觉得什么都可以入诗入画。后来，盐水河填平了，建了一个高档的小区，后来，离家越来越远，越飞越高……但我想念那些一个人在盐水河散步的光阴，低温而沉敛，让我知道，以后，再有多少光芒亦要淡然一笑。那些月光，什么都知道的。

亦知道才华是一柄双刃剑，那些疼，那些痛，那些无以言说的孤寂。美国的女诗人狄金森说：“我写的诗留在这里好了，让纸页吸收我的痛就好……”在写作的光阴里，那些纸页吸收了我的痛。这些痛渐渐呈现出一种别致的、潜在的光泽，蚌成珠，这些最神圣的安慰，可以直抵内心。

还有伍尔芙，当人们从波光潋滟的欧塞河把她打捞起来时，谁能理解，连写作也没有搭救她。有些女子，一出生就老了，有些老，无可救药。

还有茨维塔耶娃，当她用一根绳子结束自己的生命时，她曾经说：“我知道，再过一百年，人们将会多么爱我！”这些写字的女子，诡异、敏感、脆弱、癫狂、清远……上天把才华赐予她们的同时，也把这些东西同时赐予。在文字中，她们如孔雀，呈现出过度、过分华美的姿势，在生活中，她们又如稀有金属，散发出不可靠近的神秘和冰冷。

在少年时，曾经被这些神秘的女子倾倒，但凛冽又温暖的生活却给了另一种答案。年龄越长，越喜欢那种安贞、宁静、热烈、直接。越喜欢生活所给予的悲欣交集——我分享一株水仙的贞静，看那新蒜抽苗，闻着麦子的清香，亲手把一锅莲子粥煲好，真正幸福的人永远沉默，沉默地学会和生活握手言和，并且，寡言而笑。

桂陨菊凋，一直是个寂寞赏花人。如果光阴是一朵莲花，那么，渐渐赏着她羞涩的含苞、盛开的怒放、凋落的哽咽，渐渐在文字中修炼自己，在生活中普度那些寻我而来的光阴。

不过已经过去了很久年，还是喜欢一个人安静地走在风中。

龙年春节时仍然去看了一下故乡的老文化馆，凋敝得不成样子了——墙真的这样低吗？大门真的这样窄吗？合欢树原来这样矮？我匆匆地走过去，没有片刻停留——我是不敢停留。

风吹过来，我感觉眼里有什么飞了出来，它们和子弹一样，打在光阴的胸口上，盛开的，是一朵莲花。

也必须是，一朵幽静的蓝莲花。

你心里，
要，有，一朵，莲花。

突然的莲花

一个人走在新开路上。冬天，天黑得早，黑黑的那种黑。树枝全是枯
枯的，在风中摆动着。看着有些孤单，可是，它一定也习惯了这种冷，这
种孤单——当所有的姿势成为定式时，其实就成了惯性。

有人蹲在路上吸烟，是年轻的女子，身份不明的暧昧。棕色的短发，
黑色皮短裙，带着莫名其妙的暧昧与动荡。那烟头一闪一闪，是妖媚的
狐，带着凄冷的勾引。

兜售红橘的男子在吆喝，明显外地人口音。声音果断而铿锵：红橘！
保甜！红橘！保甜！一车的红橘，散发着橘红色的光辉。

低头前行，走得极快。军绿的裙子，ZARA打折时买的，原价399
元，现在五折，199元。万达广场里的牌子，低调而稳妥的牌子，偶尔能
遇上那种惊心的蓝色。只有ZARA把那种蓝发挥到了忧伤的程度。灰色的

披肩，它叫“上海故事”，我喜欢这个名字，一条披肩也有故事。很多东西都带着本来的气息和生命。

关键是：我要到哪里去？

天完全黑下来了，有点冷。双手插在兜里，很安全。什么也没有带，没有包，没有手机。就想在这天寒地冻的冬天走走。就想探测一下到底怕不怕天黑？怕不怕一个人走在又冷又黑的夜里？

拐入了一条小巷。这是哪里？管它呢，不重要，听得到自己的心跳和声音。上午和印禅法师学画莲花，他说你知道一个画家画莲花最重要的是画什么吗？我看着他，他说：是画心里的莲花。

淡淡枯干不重要，皱擦也不重要，留白也不重要……那些都是技法，关键是，你心里要有一朵莲花。

你心里，要，有，一朵，莲花。

微微一震。

转而嫣然。

那朵莲花，要经了风雨，要经了伤害。然后，依然傲然。然后，依然带着跋扈的清涼。或者说，带着那种低调却从容的温暖，和出了淤泥却仍然不染的素贞。

那朵莲花，还要有最清澈的明媚，最邪恶的妩媚，最动荡的平静，最不动声色的潋滟。